

文選正文

山子點

十一

文
106
13

920.42
408
Vol. 12

文選止文卷之十

史論類

公孫弘傳贊

班固

不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首豕

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

安府庫克實而四夷未寶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

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上蒙響異人並出

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

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備推則

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

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行唐記
文庫印

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
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
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復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
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任信臣韓
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十寶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
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人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十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
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郟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
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

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人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凱亂內欽誕氣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鐘鄩長驅庸蜀關電掃劉禪人臣人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止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書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荆湘之決汎舟峽介馬杜陽役不一時江湘水

同夷災蜀之壘垣通一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一荆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史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岸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守以一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下絕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蠱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大綱解紐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熾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人下如驅羣羊，舉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上虜辱於戊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木于防，燎火于原，木嘗燬，靜也。器入者，不可以小道治。易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占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打其人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後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亨，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人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源而入命昭顯又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于囊既則在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如年成邑一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殖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如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頰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止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止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人定功安民和

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
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
自后稷之始基讎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
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纏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
於三代益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
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
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臺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三祖通
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
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

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
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
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且三公以蕭
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
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
王日昃不服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
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
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千
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
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
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擲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如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帥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

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熒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厲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誨業故改

鄴爲臨漳漳水各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監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闈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及周室東

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遺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事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吳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縲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丁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末之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義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隲之迭升。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狽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在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七不過人。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寒。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實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策。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又云。王之正

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信。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親

調。他士至。丞下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人慾。遂享分上之封。趙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收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水巷之職。閭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顧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同士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社。載或謂長平之

書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鏡見排斥舉動。則山海呼吸。變霜露阿音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且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媼媼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克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明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靈。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鈞。董轉相誣。梁凡稱善士。莫不惟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參。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襲行。是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野。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遁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魁稱。則天而不屈。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爛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拚。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蒙耻之資。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碎碎。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鷲
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其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苟卿有
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
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上之者。
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
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賈而望於
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吹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楚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
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
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
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

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一其長於情
理之說。于建仲宜以氣質爲體。並操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
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
王。辭貴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在管中興。支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
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
間焉。其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人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
頽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
垂範。後昆。若夫敷初論。心商推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出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官羽相
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上茂製。諷
高歷賞。于建函京之作。仲宜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
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
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

鈞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以唯才是與。逮于三漢，茲道未華。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豨之干，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錫，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川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上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堵闔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滄滄，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甕，來悉方輶。素縑丹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

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
孤立不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
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
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史述贊類

述高紀第一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
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
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頃氏哱換黜
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
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祀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

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闔閭恣趙朝政在
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賈踪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
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泗縮自同閭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
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賊冠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
恩反德世祖誕命靈既自甄沈機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

獵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聳雲英威旣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旣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赴赴雄斷於赫有命系我墜漢

論類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人朝施及孝

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上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一以弱天下
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
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呷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
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鈞戟長
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上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卒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

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上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子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上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一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策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文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作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相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群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

馬之用放鄭聲。遂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不實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徵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

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上平世。而又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羸頓。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木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媧倭僂。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大特逢而相知者。千載之下。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

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且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嗶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佗人不識寡見。歟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宜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

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若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趣。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宜。故美玉蘊於砥礪。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建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恩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大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

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亦不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鱣鱓竝逃九罟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速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

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民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澤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鄒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剗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出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糞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假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耆老之逢辜，憐縵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余之縲。罔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愉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逢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犽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栗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恒怙，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

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鳧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

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牛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
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
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
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
驚邊机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成威靈
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
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臬駟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
奔走貢獻權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腹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
人黠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于是二客醉于仁義
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
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
漢之興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
流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
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乃流
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
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逢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此天下於
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乎？是故鴛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鳴，不奮六翮之用；秦桀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食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
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朝戲。及其所善。楊班侍也。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惠聞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
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諫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
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
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
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

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一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興。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作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叔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若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

細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必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二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

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命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蒙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

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延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巳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沸騰。姦凶竝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藜藿。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第土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
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
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
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
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
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
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
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

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
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
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
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

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日之勞故能隆興周道
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上皆有
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
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
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
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
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
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
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
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秤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

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
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
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
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
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
大興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
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
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
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

之杯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質博奕矣。假令世上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荷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臆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劬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

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眩。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蠱其腸。

胃香芳腐。其骨脆。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何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

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出其次自力服藥
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賦滄而
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
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
戰於內物誘於外交除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
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
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求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
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
忽而不管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
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
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
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愆可與美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
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
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
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
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涓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各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

如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睚，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日以支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歷十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問問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

於相繼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貊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

疑也。其身可擗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擗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夫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

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條威
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鬪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
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
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絮其衣服。矜其車徒。
冒其貨賄。淫其聲色。眠眠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錢
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
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
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

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
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間。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
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
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
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
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褻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
之稼如雲矣。推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
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壽其神。風驚塵起。散而
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

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
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
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
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
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機
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

遂中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
荆南摧略紛紜忠勇併世威稜則夷邦震盪兵交則醜虜授
馘遂掃清宗祊蒸禮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帥跨
邑哮囁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帥無謀律喪威稔寇志規武節未
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士逸才命世羽冠秀發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
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君
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
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

庚反帝座平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大步而歸舊物戎車
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人皇帝以奇蹤
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
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嗟志士希光而景爲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
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
瑾張永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
任幹職奇偉則庾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
咨沈疇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上略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罅舉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相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
濟之志守山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
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削財
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大號鼎
峙而吳亦鼎峙鼎峙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包白越之地南括

羣靈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鋌。望虜而奮。忠尹盡現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無巡外域。巨象逸駿。長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齊民免于戈之患。戍虜喪其腹心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泣朝。姦同肆虐。景皇帝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卜奉離婁。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兀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九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業。曆命應化。而微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丁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清阜之勢。非有一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木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一死節將奚救哉。大曹劉之將。非世之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修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相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

明睿逢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上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部。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副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護。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白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

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慄如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靡脩。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一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徇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

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屬。非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二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城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蒙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

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人。而天時不極。君消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占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出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險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緩世之長御。

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恤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利而不和。利而後和。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養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上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祿矣。夫然。則南向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于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上之心。然後國安。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警。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祖。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盟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使弱之費。適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曰。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豨之制。有隆焉。爾者。豈坑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參祀。上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下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專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將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越亂不必。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

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上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勸王。諸侯必應。一朝振於遠國。先叛。故溫晉收其請。隨之圖。恭楚頓其觀。冉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武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侮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羽。綱七子衝其漏。綱。皇祖夷於黠。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
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
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鉅葦震於闕宇。鋒鋦流乎絳闕。然禍止。幾何。害不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二漢階闕。變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或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
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異時之臣士
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

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編
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上下皆由人。師旅無先定之班。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上暴君有
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大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
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洽哉。故先
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
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
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大

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舉遲。是故使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以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扶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奉下知膠固之義。使其前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 并序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上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

海內之名傑。守口若下。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闢其惑。至於鵠冠甕牖。必以懸人有期。門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謹作。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大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無處罰之志。際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平。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向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

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
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矧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
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喻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勳之世。浩
浩襄陵。人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宜尼絕其操。顏回
敗其叢。蘭內拊歌其某。昔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
訴。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
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借髮於郎署。君
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融於風穴。此豈才不
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欬。欬躬進前。時秀士也。欬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進則志烈秋霜。
心貞瓊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龍馳聲於

天地。而官有微。於待斯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
年。搢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糜鹿而同死。膏塗平原。
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
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
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
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
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成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龜龍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

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等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請陳其梗槩大靡顏賦理哆嚙頤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
鶴不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同知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五而木識於十其蔽
一也龍犀且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衆雲鬱典上
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龜虎奮八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木逢宵冥之情木測神明之數其蔽一也空桑
之甲變城泆川歷陽之郁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雖河鯁其
天崩入坑趙上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崙礫石與瓏瑤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璫不能
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闕令才非不傑也士非不
明也而碎結絲之鴻輝燧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士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
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訥耻豈崔馬之流乎
及至開東閣列五門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將焚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
也天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闕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器鳥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擣机踵武於雲臺之上仲谷處堅

耕私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而獸心。寔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饕餮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論。自金行不鏡。天地版蕩。左帶沸昏。乘間電發。遂覆溥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阜。號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羽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沮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七者。大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入之所行也。大神非舜禹。心畏朱均。才難中甫。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人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山之善。不能息其結縷。斯則邪正出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自天輔德。故宋公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下公高門。以待封巖。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經筵之辭也。大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稱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爲善。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木紬，觀竒妙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收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入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出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訓於富貴，不違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犬草蟲鳴，則身蝨躡，彫虎嘯而清風起，故糾縉相

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變於埴甃，聖賢以此鑠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沮彞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娘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逢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闢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壘壘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

義琢磨道德。馳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較。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廢起。谿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寶。雕刻百工。鑄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翁下。霜露九域。登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莖影。星奔籍。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海。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

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焉。鷲之稻梁。靈王。尊之餘瀝。衡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指紳羨。其登仙。加以領頤。賊頰。頰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煖。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迫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喙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列頸起於苦蓋。

是以五員濯漑於宰輔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所以揣其輕重纖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荆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賞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纖縵剽概雖共工之鬼愚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抵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翟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兀斯五交義同買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田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占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勸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譬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占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楚朱穆昌言而不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聖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幅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

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
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思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
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窄漬酒之彥。
壤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
南，寄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斷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蘄。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
誠畏之也。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